

論壇

和平答客

問

翟玉書

客：氣候如此陰霾，時局如此沉悶，毫不見光明，真使人窒息而死。你看和平能成功否？目下的和平空氣，是否可以撥雲霧而見青天，給苦悶中的人們以一些安慰呢？

主：讀歷史，世界上從無百年的戰爭。戰爭祇是政治的一種手段，戰爭的最後形式仍屬於和平。內戰——兩個階級或兩個勢力——完全是一種政治性的戰鬥，它的最後形式，仍是和平的道路。不過，目前的和平空氣，并不等於和平的即將來到，它距離真正的和平，似乎還有相當的歷程呢。一時的沉悶是避免不了的。你要看明期的清天，也似乎還有一段相當艱苦等待時間啊。

客：照你說來，蔣總統的元旦文告和南京的和平運動，不是一種真正的和平嗎？主：祇是一種和平攻勢，備戰中缺少不了的一種和平攻勢。蔣總統的文告，內中祇有值得贊美之處，可是也正如邵力子先生所說，該文告的措辭，對中共似乎在一「招降」，當然戰勝者的中共，是一時不會接受的。不過，你必須明白：和平可由權變真，真正的和平是必經這個階段來到的。所以說，和平仍有希望，此種似乎尚早。或者說，此時尚在醞釀中。

客：南京的和平運動有裨益於真和平嗎？主：現下京滬的和平運動，如上海市參議會的和平運動，南京監察院和若干立委的和平呼籲，都是官辦的和平運動，他們說話仍充滿了火藥氣味，當然不可能取得對方的信任。據我看來，這類的和平運動，不僅不能促成和平的實現，恐怕還要葬送和平的前途，因為其運動的本身就缺乏和平。

客：依你的見，一個中間力量的崛起，從事斡旋和平工作，似乎比較有助於和平之成功，你以為如何？主：誠然，中間力量的崛起，是有利於和平的；可惜，真正中間力量難於形成，而且政府過去壓迫中間份子太厲害，以致中間份子，已將政治視為長途不致從事於和平的奔走。例如：民主同盟是比較具有中間性的，政府早已解散了，地下的民盟份子則視為「匪諜」，當然民盟此際亦無由斡旋和平。李濟領導的革命委員會，本為國民黨內的左派組織，政府亦視為非法團體，如這種類中間黨團不恢復其合法地位，准其公開合法的活動，則和平的「接線」(斡旋)恐怕是相當困難的了。他如偏右的中間政黨，如青年黨民社黨等多不能取信於人民，他們說話是缺少力量的。

我以為和平的準備工作，在當前是萬分重要的。他如開放言論，釋放政治犯等，都是消滅障礙和平的因素，此因素如仍存在，或者更厲害，當然不是真和平，而係一種假和平，或者說不和平。

客：那要四國調停是可能的嗎？主：不可能，不可能，并且這是一樁笑話。第一、國共之戰乃是一國之內的政

治戰，并非交戰國莫斯科協定，不得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現在仍繼續有效。英美蘇法未必能夠修改這個聲明。第三、調解在法律手續上，需要兩方面邀請，對於調停人的地位總便利。年前馬歇爾調停國共之爭的情形，大略如此，而今已不復再有了。因此，我對四國調停這一措施的前途，并不表示樂觀。

客：政府中不乏公法專家，難道他們看不清這個結果麼？主：看得清楚的，大約他們另有一種作用，亦未可知。照我看法邀請四國調停的作用有兩點：其一、仍為一種和平攻勢；其二、拖延時日，即以時間換取空間。除此以外，政府還有一種對美攻勢，即脅迫美國攤牌——戰，是美國支持要打的，和，是美國喊要來的，現在「和比戰難」、「和戰不易」，美國政府應該有負責的態度擺出來。

客：分析很正確。如此說來，這就叫美國狼狽了。萬一四國調停不成功，你以為請蘇聯調停又如何？主：有人曾經作此主張，外傳孫夫人宋慶齡使蘇之說，即根據於此。不過，孫夫人不願意奉命出使，即出使未必有把握。蘇聯單獨調停中國內戰，可能是一種迴避的態度。

客：國共兩黨直接談判如何？主：有人會直接此主張，大約張治中部力子是趨向這個主張的。其實這個主張是比較乾脆的做法，將來也許有可能。

客：目前南京方面的和平努力，似乎在多方面覓取途徑，漸漸地要由假弄成真了，正在多方面覓取途徑，至於何項途徑正確而能獲得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和平，此際尚難看出。其一、因為政府內部的意見太紛歧的，其二、障礙和平的因素未消滅，對和平抱有熱望的人，不敢起而努力斡旋。其三、陣營暗花明又一村，我們大眾總是希望這件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由假弄成真，戰後底於成。

走出逆境的英國經濟

夏炎德

政府之預計

英國「直隸工業品出口取糧食來維持生活，對外貿易是三島五千多萬人民的生命線，而對外收支的盈虧更顯示她國運的昇沈。戰後三年中英國經濟驚濤險浪，煞費維持，前年好不容易從冰雪災中渡過危機。去年三月九日政府發布一九四八年經濟預計(Economic Survey for 1948)的白皮書，並不隱瞞她目前的困難，對外收支的不能平衡更是一個根本的難題。因而一切生產，消費，投資與貿易的計劃都在矯正這種差額上用工夫，所定實現步驟是(一)加緊英貨輸出，一九四八年底須達一九三八年的一百一十五；(二)增加國內物資的供應，並特別注重發展農產；(三)輸入物資儘量設法從英帝國內及其他非美元國家取得；(四)加重對於美國、加拿大與阿根廷的輸出比例；(五)與各國協商恢復多邊貿易。總之，「政府的全盤計劃都在縮減美元的缺額。」預計的數字只到去年上半年止，因為美援的確實數目到去年秋天纔知道，而英國的情勢則如白皮書所言，有美援尚感困難，無美援簡直過不了。由於當局者自己如此警覺，全國上下一德一心。而以後大批美援又如期而至。一年來的英國經濟頗有出羊腸而上康莊之勢。自助多者得人助，這便是極佳的例證。

增產與節用

去年這一年中，英國在生產上有極大的進展。

許多社會化的產業雖然猶在更新設備重加整頓中，但就此際所表現的生產力已不比私營時弱。二次大戰後的三年中，英國產業在朝野一致努力之下，縱遇橫逆與困難，工業生產已恢復並超過戰前的水準。依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估計，英國一九四七年第三季的生產已超過一九三八年的一九九。而從那時起，煤、鋼鐵、紡織物、自動車及各種機器之生產無不日增月盛，去年九月間商務部長威爾生(Harold Wilson)在國會報告中說，英國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工業生產力已較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大百分之二十，若下半年再增加此數，則與理想目標相去亦已不遠。一九四八年煤的產量較一九四七年多九百萬噸，較一九四五年煤礦未收歸國有時約多二千至二千五百萬噸。鋼鐵及鋼鑄品的生產在一九四七年為一千二百五十萬噸，一九四八年全年約一千五百四十五萬噸。其他紡織物較前年增產百分之十八，機器與造船各增產百分之二十四，化學品百分之十。

農產物在前次戰爭中大有擴充。戰後亦不允其退回戰前水準。在一九四六—四七農作年度，英國所產五穀較一九三六至三九年平均多百分之六十。馬鈴薯則增加兩倍之多。在一九四七—四八農作年度因冬寒夏旱，收穫倒退，而去年的收穫則甚豐裕，依政府計劃，今起四年五穀產量可兩倍於戰前，牛乳、家禽畜的增產將在百分之十以上。

英國工業品與農產品的產量儘管增加，而英國國內人民的消費反比以前減少了，原因由於用於資

本構成的比例較大，即如備建房屋、工務、運輸工具等等，同時出口物資遠較戰前增多。一九四八年度上半年的出口額等於一九三八年的一百三十四，而進口額則較一九三八年削減百分之二十。關於消費水準，我們困難到完備的統計，但各種食物與許多民生必需用品迄未停止定量的配，却是基本的事實。以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消費量與一九三四與一九三八年間平均數字比較，許多食物的百分率均見減少，計雞蛋十五，茶十七，牛油五十五，糖二十七，鮮肉與凍肉三十，火腿五十五，乳酪八；這方面的減少一部分另由魚、馬鈴薯、牛奶與麥粉等補充，這使英人食物消費為之變遷。另有許多物品，如酒與香烟等等，因征重稅售價激增，許多人不得不力自節省。至如無線電機、冰箱等，征稅更間接已收限制消費的效果。任何英國人民非因業務上或其他特殊需要不得購置汽車，現在英國所產汽車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出口的，為了整個的國家，英國人民正在學習過較低的生活。消費少而生產較戰前反多，這正是英國人值得佩服的地方。

平抑物價與工資

如果說一九四七年英國傾向通貨膨脹，那末一九四八年的政策便如何在如何遏止它擴大。政府當局深知通貨的安定是一切經濟穩定的先決條件，必須維持物價不墜，在這一點上政府做得相當成功，在法郎貶值以後，英鎊並未步其後塵，發行數量始終維持於十三億八九千萬鎊左右，英鎊匯率亦維持於一

對四、○三美元一點，官價與市價之間的差額小得可以略去。避免膨脹的根本要圖便是上述的增加生產與節減消費，不過物價與工資本身也是需要控制的，在這一點上政府也做得相當成功。糧食津貼制度將繼續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生活必需品的配給制度大有助於民生的穩定，重稅與儲蓄亦足以吸收剩餘的購買力。從去年三月到十月中旬英國的零售物價僅從二一四增至二一八（以一九三〇年為基期），零售物價僅從一〇四增至一〇八（以一九四七年為基期），生活費指數上漲率僅盤桓於一一〇左右（以一九四七年六月為基期）。在這普世界通貨膨脹的風潮中，英國獨能作中流砥柱，是頗不容易的。

物價與工資是有連環性的，工資穩定固有待於物價的穩定，但工資上漲亦足以推動物價；英國近年來的物價固較穩定，但名義與實際工資仍有繼續增高之勢，因勞工人數眾多，這一大部分購買力足有上下物價的作用。高工資與高物價是循環的，而英國的膨脹不在物價牽引工資，而在工資推動物價，而況工資漲影響外銷價格，對於出口是不利的。政府看到問題的關鍵顯然在工資，要不設法按住其脹勢，則一切遏止膨脹的努力勢將白費，因而有去年二月初頒佈的工資政策，將工資凍結於原有的水準，紅利亦是如此，在生產未等量增加前所得不許再加。工黨政府原是以為勞工謀福利為號召的，但因年來勞工在各階級所得中已佔優勢，誰不欲曲予庇護，好在工會人士深明大義，願意和政府合作，故物價與工資尚相牽掣。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

與物價及工資政策相配合，財政方面採取緊縮性的政策。在這道爾頓 (Hugh Dalton) 財長任內，

工黨政府的理財方針即以收支適合為原則，運用重稅、節約與強制儲蓄種種方法，已收顯著的效果。自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克利浦斯 (Stafford Cripps) 爵士接長財政，鑒於國家財政經濟的艱難，更以嚴峻的手段實行緊縮，為達成財政收支平衡與盈餘，削減支出與加重稅收變質齊下，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克氏向國會提出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度預算，重申如下兩點決策：(一)增加預算盈餘，以收縮通貨；(二)鼓勵國內生產以增進輸出。歲出經費二十九億七千六百萬鎊，較上年度預算減少兩億零五百萬鎊，對於較少的經費一概緊縮，唯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對社會事務經費增加一億九千萬鎊之鉅，而其他如國防費債務費及各部經費無不削減，維持英帝國的海外駐軍與外交經費亦儘量核減，合計下來可全部節省四億鎊，約合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底歲出額的百分之十五。歲入三十七億五千四百萬鎊，較上年度預算增加三億零三百萬鎊，來源全靠租稅，所得稅購買稅、菸草稅、酒稅、賭博稅各提高稅率，至決於一九四九年元旦起開征一種投資所得特稅 (A Special Levy on income from investments)，這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資本捐。這些捐稅根據負擔能力，且以富人為征收對象，不須由平民負擔。這一方面可以增加財政的收入，同時有平均財富的作用，損私人之其餘以補公家之不足，可說是一舉而兩得。這樣收支抵算下來，到財政年度底可獲真正盈餘三億零五百萬鎊。這樣這一個財政年度內不但不用舉新債，且尚可利用盈餘及一部分美援舊欠。上一年度未列入預算之內，實際上多少尚留有赤字。故本屆預算如能真正實現，財政情況將視前進步。克利浦斯財長在去年十月中曾向倫敦銀行家演說，有謂：『到目前為止的數字

輸出入貿易

似乎與我們的估計差不了多少。歲入的情形良好，我們實找不出理由來假定預算的預計不能實現。』國內財政既有平衡把握，英國真正的問題便在國際收支方面。為了緩和收支失衡的嚴重性，自助辦法只有推廣輸出並限制輸入，英國上年度的工業出口目標，在前年九月中原定為一九三八年出口額的百分之八十，後因國際市場不振，進口原料缺乏以及鋼鐵生產不足諸原因，去年三月間所發表的白皮書中修正為一九三八年的一百五十。事實上上一年內英國的出口貿易高峯迭見，屢創紀錄：一至三月較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四五月各項輸出陸續上昇，七月份則高峯突起達百分之一百四十九，與預定目標幾相一致，八九兩月大體上維持夏季的水準，十月份達百分之一百四十四，亦有進步，全年數字一時雖無法齊全，然約計之當與最初所定目標相差不遠。足見英國的輸出運動 (Export Drive) 推行已有相當成功。對於輸入限制雖不能說不嚴，而成效則不若前者顯著。與戰前比較，輸出增加達三分之一以上，惟輸入減少則僅五分之一而已。

上年度貿易計劃之顯著轉向，就是減少來自美國國家之輸入而對之增加輸出，另外從非美國國家覓取補充，加強與英帝國各邦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合作聯繫，亦且不遊與東南歐國家通商。去年前六月從西半球方面所進口的約佔進口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四，較去年上半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已減少很多，內中所減少的主要是美貨。在同一時期內，由英鎊區域 (除南非外) 輸入的物資佔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較前年同時期的百分之三十三已見增加，從歐洲及他種國家輸入的亦有類似的增加，這種貿易關係大

紙由雙邊協定所建立起來。雖然如此，英國從英鎊區域補充的物資仍感不敷，有很多糧食與原料還得仰給於加拿大美國與阿根廷。

另一方面，英國對西半球國家竭力推廣輸出，上年度上半年對美洲的輸出價值為一億二千五百萬鎊，較去年同期增加三千三百萬鎊，不過依比例說來，反而降低了百分之十六，這是說明英國在輸出貿易擴張中，對美洲國家的輸出還不能與之成比例，英鎊區域的國家則已超過此比例；英國一年來輸美物資在價值上未有增加；輸至加拿大，阿根廷等國家則已增加，輸美物品以車輛，機器與毛織物較多，輸歐物品中煤斤是重要的一項，英國加緊煤產並節省日用的的一部份，輸出以易取五穀與肉類，亦足以協助歐洲的復興。不過這一年來英國輸入的節減既不如輸出之增進，加上進口物價上升超過出口價值，在國際收支上的矯正作用，不免打了一個折扣。

對外收支的改善

戰後對外收支的失衡，一直是英國人一樁沈重的心事，足以威脅每個人民的生活。不過一年來的心事，足以威脅每個人民的生活。不過一年來的心事，足以威脅每個人民的生活。

美國民主的再認識

(一)

從整個世界來看，當前政治經濟已走到兩個方向，一個是資本主義國家，以美國為代表。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以蘇聯為代表。論者每每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有政治民主而沒有經濟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只有經濟民主而沒有政治民主。

情勢顯已好轉，一九四六年的收支不敷三億八千萬鎊，一九四七年不敷多至六億三千萬鎊，財政當局目為這是「可慮的比例」，英國現存金底（包括黃金與美元）在一九四七年底僅餘五億一千二百萬鎊，再經不起這樣一年的消耗。無怪當局在去年之初要作英國經濟正面臨崩潰的警告。依政府發表一九四八年經濟預計，去年度上半年的收支差額負一億三千六百萬鎊餘，幸而上半年的實際差額為一億四千萬鎊，若下半年與之相等，則總差額負兩億八千萬鎊，與預計之數極為接近，較一九四七年則改善多了。

按去年三月間白皮書中所估計進口支出共為七億九千二百萬鎊，出口與再出口收入共為七億零五百萬鎊，有形的遊差額為八千七百萬鎊，無形的遊差額為四千九百萬鎊，合成遊差總額一億三千六百萬鎊，而據實際報告，去年度上半年單有形遊差額即達一億五千六百萬鎊，幾超出當初估計一倍，而遊差總額反只有一億四千萬鎊，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去年上半年的進出口價值，因商品價格上漲，均大大超過預計，而進出口貨價漲率並不均衡（進

口貨價漲百分之十，出口貨價僅百分之三），由於貿易條件對英不利，故收支遊差額乃大為增加。不過出乎意外的同時期內的無形收入增加極大，扣除無形支出之外尚結餘一千六百萬鎊，與估計無形遊差額比較，不啻相差六千五百萬的鉅數，因為有這一大筆補充款項，這一年中的收支總額仍然能夠達到預定的目標。

就對外收支的地域分佈說，一年來的變動亦顯然對英國有利。去年前六月英國對美洲國家的收支遊差額已減至一億九千五百萬鎊，以全年計為三億九千萬鎊，較上年度已減少兩億八千萬鎊，此外英國會從英鎊區以外國家吸收不少資本，却因償還區外國家的債務而相銷。另一方面，英國對英鎊區，各國新負了許多債務，同時又以差不多的數目向帝國各國邦投資，在收支賬上沒有多大的出入。只是依照馬歇爾計劃的美援，經濟合作總署(E.C.A.)已核定，給與英國人各美援國家中的最高額，即到一九五二年止將撥給美金十億零五千二百多萬元，這筆鉅款英國政府正預備用以加強工業生產，當局預料到美援期滿的時候英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可獲提高。

徐日清

這種看法是不是正確此地不論，現在來分析分析這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下政治民主，是不是與我所想像那樣美麗，動人。

美國是一個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方面是政黨政治，美國政黨在傳統上只有「民主」「共和」「二大黨，第三黨沒有真正發生過力量，但前年成立萊蒙士頓進步黨在重重迫害下，却給美國政

治史上帶來光彩。因為過去兩大政黨是不是均能代表每個階層？這是當心美國問題的人都會說這是否定的。正由於進步黨成立給我一個美國民主再認識良機，在下節根據手邊另呈資料加以分析。在經濟方面是獨佔壟斷經濟。其經濟基礎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私有財產制度上，在這種制度下一方面是生產無政府狀態，結果是生產與消費脫節，儲蓄與投資

亦因而交互配合，結果是生產過剩，諸要素失業現象，周性的發生。在另一方面，是資本集中與獨佔，結果每階層經濟利益不同而衝突，同時形成財富分配使低下階層人民增多而更貧乏。表面上顯佔資本與低下階層人民之間是建立在平等與自由上，實際上低下階層人民無異於上古時代的奴隸，經濟上不平是顯而易見事實。根據統計：「現今世界財富集中於美國，美國的財富又多集中於六十家，六十家的權威主宰又是八大財閥，八大財閥的最大皇室又是摩根的一個系統。他的財產在未正式清算以前，是不容易知其究竟有多少的，現在暫且根據去年指冊五年官方數字，摩根財閥的資產差不多等於其餘七個財閥（即肯洛勃財閥、洛基裴勒家族財閥、芝加哥辛迪卡、梅羅爾家族財閥、杜邦家族財閥、克里夫蘭辛迪卡、波士頓辛迪卡）的總和。紐約街等於摩根的繁榮城。他控制的事業實在數不勝、銀行、產業、鐵路系統，和公用事業……都是他的勢力中心。摩根系統除了在全世界各處的投資以外，單在美國國內的資產已達七十二萬六千億，等於全美國公司資產額的四分之一。這個曠古未有的舉世無雙的大財閥，誰能和他作自由的競爭？官方又有報告：在全美國人口裏面只佔百分之二的巨富（即最大的獨佔家六十家），擁有全國財富百分之五十九；全人口中佔百分之十二的第二級巨富（即較小的獨佔資本家九十家），擁有全國財富的百分之三十三。換句話說；就是這些獨佔資本家集團，一共只佔全美人口百分之十三，但他們却佔有全美財富的百分之九十二，剩下來百分之八十七大衆，只佔有全美財富的百分之八。如再照國民收入來分析，則佔全國家庭總數百分之四十二的家庭（即一千二百萬家）的每年收入，佔國民總數收入的百分之十三，而佔全國家庭總數千分之一

的巨富家族，每年的收入也同樣的佔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三」。(蔡尚思先生民主的種類與重新估價一文)羅斯福總統對其傳記的虛偽照說：「有些人說，本國受着八十人的統治；又有人說，不止八十人，共有二千人，其實再多也不會超過這數目了。」這種現象結果，是將實際的政治權利與勢力在財富的壓力下漸漸變為世襲或轉移，威爾遜說過：「金融和企業，是二十世紀暴君」。羅斯福也說過：「如果人民聽任私人權力增長到較諸民主國家本身還要強大的程度的話，那末，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就將岌岌可危。這在它本質上，也就是法西斯主義」。同時他又說過：「就在我們中間，史無前例的私人權力的集中，正在迅速成長中。」羅斯福警告使吾人意味到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已到了法西斯境域。

(一)

爲了論述方便計，先來確定這個「民主」二字涵義。一般的說，民主是承認人是一個人。換言之，人民能够自由表現自己的意向，而且要互寬容，允許不同的主張，以公開自由商討的態度，由大家決定辦法的政治，才算是真民主」。如果以上這定義將美國現狀來一個重估價，那將更能幫助瞭解民主深度。美國是一個傳統自由主義國家；謂自由主義簡言之，是人人都同樣具有生存所必需的若干權利，而個人本身也具有實現這些權利的能力。這些「若干權利」在美國有沒有受到剝削？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實現這些權利能力。現籠統分述於后：

(一)獨佔下的自由：美國是最早明定出版及言論自由的國家，可是現在言論自由已變了質。美國新聞事業已完全托拉斯化，全國的報業，是由六十三個托拉斯統制着三百六十一種報紙全美日刊報

，一天總銷數四千三百萬份的四成都操在他們手上（這還是戰時統計，現在必定更加強），最有勢力托拉斯是主辦二十七種報紙的哈新脫集團及主有二十五種報紙的霍華德集團；前者佔有全國報紙總銷數的百分之二十五，後者則佔有了百分之十。還有經營着十二種報紙的斯克立勃斯康裝來特集團，經營着十七種報紙的却內德集團，與經營着五種報紙的勃洛克集團等托拉斯。在美國大小城市中報紙共有幾千張。談的上進步性的數不上十張，在這些托拉斯手中輿論，當然是代表他自己階層利益而刺負其他階層，而不能代表真正人民輿論。這一點做一個中國人我們更能體會得到。美國人對這種現象存在也是承認，根據美國十七位教授組成調查委員會，寫成「自由而負責的輿論」一書中已坦白承認，一、美國新聞事業的發達反而搶奪了大部份人民發表言論的機會。二、少數享受言論發表權的人並未以社會實際需要爲其工作的依歸。三、指揮輿論的人，不時從事社會所痛斥的舉動。事實雖然明明明白擺在眼前，但自「新聞事業」企業化後，沒有雄厚資本的工人農民及無產階級是沒有能力來與獨佔資本家競爭。再看通訊社，美國通訊社只有三個：1. 合衆社 The United Press。美國有八百五十餘家報紙採用其通訊。2. 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牠由一千二百五十三家報紙合辦成一個美國最大通訊社。3. 國際新聞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牠是反對國際合作爲色彩通訊社。再以廣播事業來說：美國廣播電台有幾百個，控制着全國廣播事業只有四個公司。國家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公司，相互廣播，美國廣播。正由於托拉斯化，所以，美國輿論不能代表真正民意，而代表了「後台老板」華爾街的人們利益。一位美國人寫高價向華萊士控訴說：「每一件事都獨佔化了，即便那

曾使我聽到些錢的地方——報紙——也不能倖免。今天要賣出一篇文章，與十年或十五年前相較，簡直比登天更難。如今什麼都幸迪加化了，你祇能在幸迪加所決定的時候，拿到它想給你的錢，自由企業究竟在那裏？「這明顯地看出來真正民意是沒有發表餘地。再明白化表面化要算這次競選總統中所表現的。」華萊士自宣佈獨立競選總統要向全國廣播，最初國家公司哥倫比亞與美國廣播全把他拒絕了，最後是在芝加哥相互公司，可是排定時間為十一點到十二點之間，大家都要睡覺了，否則，就在劇場與戲院裏玩，而且廣播時相互公司不替他向全國廣播，華萊士却化了好幾千元，纔買到那麼十五分鐘。（大公報楊剛女士所作美國思想控制一文）。再看報紙，對美國進步黨，凡是一般人嘴上市說銷路較好的報紙，它們沒有一定表示支持，有些還非常反對。由於這次美國大選結果，正如一般人所說「出於意料」，更赤裸裸地暴露出這樣言論自由原形。在華爾街控制下的新聞事業，全為了其「牽制人」的利益，在製造煙幕彈。在作催眠術。準備透過獨佔新聞事業所作「輿論」「預測」「意料」，扭轉時代潮流，麻醉人民思想，來促成與獨佔企業主利益相符合政黨競選勝利。這次競選非獨華萊士進步勢力到處受假輿論攻擊，詆毀。連杜魯門除了民主黨報紙支持外，還不是將陷入四面楚歌；在共和黨一個鼻孔出氣獨佔企業主，利用他雄厚資本，控制下新聞事業，在製造空氣，爭取選票，利用濃厚政治作用的掛頭狗肉「民意測驗」，造成清一色共和黨上台輿論；這不是奇聞而是獨佔資本下必然結果；也是經濟不民主政治無法民主另一證明。土青先生報說：「大選前輿論界一面倒情形，在美國競選史上還不是常見」（大公報杜魯門當選前後一文）。足見獨佔資本家們利益一天一天在

分化中與真正平民利益距離與時間在作同比率增加，新聞事業獨佔亦同樣地在加強。正如大公報註美特派員楊剛女士說：「在這份無大不包，無小不入的絕對的自由下面，除了那些和有錢人有極大緣分的人以外，其他的人好像是在籠子裏生活的兒子。這種籠子也包括美國人所最反對的思想控制」。所以，美國輿論是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同時，對讀者也不會起相當影響。關鍵是沒有符合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新聞事業，而只有華爾街的利益。一言以蔽之，美國當前言論自由是建築在獨佔自由上的。

(二) 迫害自由：這裏所說自由是應該不同於放任主義。所謂放任主義是產生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民權思想家因為想對君主專制給於致命打擊。其認為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到十九世紀以後，這個觀念是漸漸改變過來了。認為政府多做事是應該的，而多做了事是不會減少人民自由的；因為這個政府多做事的方針是由人民自己或其代表所決定的。可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已不能這樣來衡量，由於資本主義步入窮途沒路，整個美國由少數獨佔資本家所控制，在國內所表現是托拉斯步上法西斯道路。當前美國，是沒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與身體自由。政府在獨佔資本家控制下，做事方針是由這些獨佔者來決定，政府的一舉一動是在減少人民自由。以進步黨競選總統來說：「許多華萊士的信徒和工作者是秘密的，假如公開就要丟了職業」（大公報報導）。一位芝加哥人向華萊士控訴說：「我們芝加哥人是够不幸的，當您在芝加哥演講時，他們不讓我們聽到您的聲音，他們唯恐我們人民能聽到真理。」（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美國新共和）。大公報特派員朱啓平先生報導的更好：「為什麼大家不擁護華萊士新黨呢？因為大家受騙、害怕。自從今年春天新黨在布朗克

斯競選議員勝利後，老板們大驚之餘便用盡手段來污蔑華萊士與進步黨。污蔑之道，戴紅帽子。老板們控制下的全國報紙，雜誌，電台，戲院，學校，教堂一致動員，說進步黨是共產黨在操縱，華萊士是共產黨的工具。至於共產黨的罪惡，早已深入人心，蘇聯人民，東歐國家，個個生活如奴隸。美國如在進步黨控制下，大家立刻喪失自由，做苦工。受騙這樣容易嗎？不太難，說會參殺人，三次以後，母親都嚇跑了。不要說這舉動一致，日繼以夜在散布這種謊言，自然也有不受騙的。那麼，對不起如果你不是公務員，那就不忠於國家，革職，不吃官司是好的。如果您在工廠，公司工作，危險份子，罷退。您不在乎嗎？沒有工作沒飯吃。你或者能挨，怎奈一家大小。」這種不讓人民自由來聽取政黨政見，而在重重思想控制下，已經不是名符其實自由競選。更可怕更露骨的是對人民身體迫害，除了已逮捕美共領袖，並限制了共產黨在人民面前說明他們政治立場的自由外，竟對一個十足道地的美國資本主義者或進步保守主義者（華萊士自稱）華萊士重重壓迫的確是喪盡天良的舉動。費孝通先生說，「華萊士發表了要組織黨選之後，美國的反動勢力不願傳統的民主精神，利用國會裏「非美委員會」的活動。大批檢舉進步人士，而且有的是莫須有的口實令人覺得希特勒的鬼已經戰勝了魯契斯基的靈魂了。最卑鄙的手段是雇用人證去侮罵擁護華萊士的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說想把華萊士當選後可能的內閣人選全部帶上頂紅帽子，使他們不能公開地作政治活動。這如果不稱為法西斯，還能確切的名詞嗎？」（中建半月刊，一卷九期）筆者深有同感，正如華萊士演說時，那些被雇用的暴徒們用暴徒行動，扔雞蛋，丟爛番茄叫罵侮辱；同全國全武打手有什麼分別呢、美國人如果認為這是自由那是

「迫害的自由」。再以種族歧視而言；黑人是到處受到壓迫受歧視，在許多地方是不准黑人投票選舉，在下面一個小消息裏，更可以看出美國種族歧視與納粹沒有什麼差異。「進步黨副總統候選人格倫·泰勒在今年五月一日出席亞拉巴馬州伯明罕城南都黑人青年大會演說時一度被捕。因為他打算從專供黑人進出的大門入場，警局就以爲妨害治安的罪將他拘捕，後來經過印指紋與具一百美元的保結，才獲自由」。這種事實告訴我們是無法相信美國是「獨佔自由主義國家，如果有自由的話，那這有「迫害下的自由」。

(三)自由競選嗎？美國在獨佔與迫害下，選民拿着這強選票還有什麼意義呢！人民以投票方式表示投票選舉代表民衆利益的政府，是民主政治外形；而投票選舉必須在自由的環境下進行。是民主政治內涵。希特勒統治下德意志也曾舉行過投票，每一次都是得到大多數民衆的擁護，因爲其投票在不自由的環境下進行，這種投票是否代表民意向我想人人都會否定這種投票是違反民主原則的。所謂民主原則必須是自由環境，所謂自由環境可分爲；一、投票時選民不是能自由表現自己的意向，換言之，就是選民投票時不是完全投自己所謂爲理想的候選人，而沒有第二者加以干涉，至違背了自己意願。單從這一點上說美國投票是有意義的。因爲，美國選舉是由選民鑽進那預備好的黑十字字號子，是四邊沒有人投票室，完全可以自由意志來寫下來所準備的人，沒有第二個人來干涉她或她的選舉，單憑這一點看是够民主的，問題就在下

面。二、所謂各候選人是否均充分地發表他的政綱，有充分時間與工具向選民們發表演說，讓選民有相當充分認識來判斷與選擇，以選舉其符合本身利益政黨，另一方面必須有符合每個階層利益政黨，給選民投票時不至沒有代表本身階層政黨，否則，這絕對不是真正民選，所謂「自由環境」或「自由意志」都沒有的話。那選舉不過作爲獨裁者點極品而已。美國在這一點上顯然沒有完全做到。在獨佔與迫害下，進步黨沒有充分地給美國人民以選擇餘地，這是美國政治民主的污點，也是美國政治的危機。如果美國人或輿論界以爲美國選舉是合於民主的話，那請以後不必再來批評中國不民主，頂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而已。歐金、丹尼斯說過：「共和民主兩黨，都是華爾街的政黨——代表不同的，但通過連鎖性的董事會議相勾結的派別勢力與獨佔集團，因此，他們的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共同一致的」。這還不明顯嗎？告訴每一個人在進步黨未真正茁長起來以前，民主共和兩黨不過是一件東西兩面，那不同的是民主黨的一面比較平滑而已。女宗教家瑪麗。索斯說的更痛快，「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具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華爾街所有，華爾街所治，華爾街所享的了。」回顧吾國，已經不是孫中山先生所創造三民主義新中國，而是被豪門所有，豪門所治，豪門所享的了。中國最大多數人民與美國最大多數人民都是在一樣命運之下。

(三)

單單從現狀來看，美國民主前進是不可樂觀的

。在內政上美國在華爾街獨佔資本家控制之下已從「獨佔」快要步入「獨裁」，在國際上，由於維護華爾街利益，染上了強烈惟暴怕，並利用雄厚金圓，透過援外法寶，援助建立跟他們一樣經濟制度政府，在另一方面，把充實軍備認作爲外交政策主要工具。現杜魯門雖然競選勝利了，誰都知道他不能帶給美國一個繁榮和平，平等，自由幸福美國。大公報說的好：「與其說美國人愛戴杜魯門，毋寧說他過分憎惡杜威及其所代表的有一人。說杜魯門就是美國人民在兩害之中取其輕的作法。有人說杜魯門勝利就是華萊士勝利，因爲杜魯門競選演說割藕了進步黨政綱與宣言。這只能解釋競選成功一段時間；今後局面，杜魯門不能實行諾言呢！這是很困難的問題。拉斯基說過：「美國自由主義者應該明白，美國的政黨（筆者註：其時是指共和民主一黨）並不是一種促進思想的組織，而僅是一種鬆懈的黨機關的聯合體。它的目的只是要獲得足夠的選舉票使政黨成爲它們的玩弄的工具，進步思想只當能爲它們增加選舉票才它們覺得有仍借用到一九四八年以後四年。華萊士進步黨政綱宣言既得到人民擁護，但真正美國的前途仍待美國人民自己真正的覺醒，因爲獨佔資本家一切行爲是決定於他的收益而不在勞工利益身上。資本主義崩潰不會太遠，只有農工人民及其他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華萊士進步黨或其他更有力量政黨領導之下，與獨佔資本家作政治上鬥爭，爭取政權，爲美國建立真正民主政治與民主經濟。這是時代潮流，也就是美國前途。

論中國歷史上政治思想的三大重心

王 揚

我們要對「中國歷史上究有否民治思想」這個問題加以確切而具體的肯定，我們必定要對中國歷代政治思想最佔勢力的儒道墨法等諸家思想，一一檢討之。而首先，我們對中國整個的政治思想史，應求得一概念。

中國政治思想演變的三段落

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蕭公權先生，他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起點，是斷自周末為始的。因此，他解剖中國政治思想的演變大勢時，他是這樣計算：

一、創造時期——自孔子降生，（公歷紀元前五五一年）至始皇統一。（紀元前二二一年）為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及戰國時代；學者通稱之為「先秦時代」。

二、因襲時期——自漢至宋元，（紀元前二二一年至紀元一三六七年）為時約一千六百年。

三、轉變時期——明初至清末。（一三六八年至一八九八年）為時約五百年。

又按思想之「歷史背景」，他分三段落解剖說：一、「封建天下」思想——為時與以上之「創造時期」相當。二、「專制天下」思想——為時包括秦漢至明清之二千年，與「因襲時期」及「轉變時期」之大部分相當。三、「近代國家思想」——為時包括清末「戊戌維新」及「辛亥革命」，以至於今。與「轉變時期」之後部相當。

蕭公權先生把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起點，毅然斷自周末為始，是我所不大能贊同的；而他之所以有那種想法和那種處理，他自然有着理由在。至於他按「歷史背景」的那個解剖，我則認為很確當。顯然的從那個解剖上，我們能得到的概念是：中國的政治思想，是從「封建制度」的到「專制制度」的；從「專制制度」的到「近代民治國家制度」

的，計為三大段落；而「近代民治國家」思想的開始，是清末的事。這的確很對的，清末以前，中國歷史上是絕難說得上有民治政體思想的。

中國歷史上政治思想之一大重心——天命神授

我為什麼不大贊同蕭公權先生給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起點斷自周末為始呢？我的意思是：所謂「創造時期」以前呢？有沒有實質的政治思想的存在？古代資料雖十分缺乏，我們却不能就此廢而不論。而且，我想：任何思想一定是它有它底源泉的；中國政治思想自然也會有它的胚胎。

同於「世界史」的人羣進化，中國歷史也是經過了「王權神授」與夫「天命思想」的階段的。這見及記載的有如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詩經）

「萬物本乎天。」（禮記）

「股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詩經）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詩經）

「惟天陰降下民。」（書經）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詩經）

「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書經）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經）

而「雨無止」載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其認為天與政治冥冥中是有關聯的一種意識，表現得最為顯著了；人間的飢饉，國家的厄運，怨及於天。這，在古代人類對於自然太陌生與感到太偉大，原因也許正是在於此吧！

而「天命思想」之在古代，自然也就并不希奇。

我們知道：在事實上，古代時候，人類豈但思想是「聽命於天」的；并且凡百事是皆聽命於天的！如「出征」，必先祭祀天。掌天事的「祝官」，（司歷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二、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三、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簡直等於君相的顧問。故「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人們懷疑是左氏的偽託，其實古代社會查考起來，確是這樣一種情形的。

「詩經」，「書經」，「禮記」，均為中國古代的書籍，其反映之「王權神授」「天命生商」類之思想，固為中國古代之事，然降至二千年後的唐代，在儒者的筆下。也還可見其遺傳。唐以上則更未嘗免了。如：「國之將興與明神降之。」（周語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宣公三年）又漢書文帝紀：「文帝以日食下詔罪己」。漢書孔光傳：「哀帝以天變策免丞相」。董仲舒傳：「以天人相賊武帝」。王莽傳：「王莽陳符命以篡漢祚」。以致到魏晉六朝，篡竊王室者，每以假日天運以為文飾。而唐之一代大儒韓愈，在「平淮西碑」上流露着天而意識的是：「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聖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

總之，「王權神授」，確可以說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大類——雖然它是較偏於古代的。

中國歷史上政治思想之二大重心——「君主民本」

心——「君主民本」

「王權神授」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大類，其次「民為邦本」，也是的。雖然它也是「古已有之」

「的，但它不但不能偏於古代，說起來它還要算是中國最有力最闊大的一个政治思想哩！這個思想表現在古代時的一般意識就很深刻，就差不多定了型。如：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詩經)

「國將興聽於民」。(左傳)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經)

「(詩經)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秦誓逸文，孟子引)

「(詩經)

「民爲邦本，本固邦壽」。(書經)

到春秋戰國時代，所謂「民爲邦本」的思想，是最爲發達了；孟軻便是益張其說者。如「孟子」樂惠王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樂惠王上：「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死亡……」(餘已詳「孟子思想具有民治意識」一節，不復贅)。

對中國政治思想有深湛研究的梁任公先生早經說過，「我國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政治，行民本主義之精神」。(先秦政治思想史)

任公先生的此一均見，我以爲不當是爲：中國政治思想史下了個總解。就是說：民爲邦本的政治思想，它發源於古代，而它後來不僅僅發達於春秋戰國時代，它還總互了中國秦、漢、晉、以至……二千數百年的歷史的。

中國歷史上政治思想之三大重

心——「道德倫理」

此外，說到再一個萌芽於三代和貫穿著後世二

千餘年歷史的是儒家的道德倫理的政治思想。

所謂「道德的倫理的」政治思想，如「家國一理」便是一類——「大學」的「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乃其發凡。「移孝作忠」一語，是爲中國數千年和於今猶存的傳統觀念。(此觀念在清代爲尤甚！)他如「全忠不能全孝」等類俗語，今日民間亦仍然有可聞。而此等思想，實在政治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受儒家「道德的倫理的」政治思想影響至鉅！而所謂「道德的」的政治思想，簡括說來，即：個人之於家庭要「慈孝友恭」；個人之於社會，要「講信修睦」。君主之於國家亦然，要「禮讓、忠恕、仁義、謙信」。併起來爲：「政治修明」：爲「國治而後天下平」。如：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論語爲政)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論語里仁)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

「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悖」。(大學)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大學)

中國歷史上政治思想的最高發

展

上述中國三大主要有力之政治思想：一、「天命的神授的」。(偏於古代者)二、「民爲邦本的君主政治的」。(橫亘古今者)三、「道德的倫理的」。(貫穿中國三代以後二千餘年者)其一大共通點——爲均屬不民主者；他如道法等等諸大家的思

想，一概皆然。雖然，其在政理的發明與闡述上，每多能分庭抗禮，異說爭鳴，但，猶未能衝破君主專制之藩籬，有「民治思想」之見創。故中國數千年的政治思想，亦如梁任公先生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所透視的：

「一、國家及人民，皆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爲國家之主體。二、國家與人民，全然分離，國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由一人獨有之。其得之也以強權；以優先權，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無關。三、治人者爲一級，治於人者爲一級，非永久者；人人皆可以爲治人者，人人皆可以爲治於人者。但既爲治人者即失治於人之地位；既爲治於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對於天而負責任。五、……六、……七、立法權在一人(君主)其法……古昔爲標準，或據先哲之言，或言前朝之制，或任舊社會之習慣。八、無公法私法之別，國家對而人民，有權利而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於無權利。九、惟君主一人立於法律之外，其餘皆治於法律，一切平等。十……十一、龐大一統政治之區域遼闊。且無貴族階級，故政府雖非能予民以自由，而因統治力之薄弱，人民常意外得無限之自由亦意外得無限之不自由。」

這個透視充分的說明：中國數千年的政治思想，是「君主」的，是「專制」的，毫無「民主」的「民制」的思想迹象。而「民爲邦本」，以求民治思想的觀念說，算是最高的發展了。

本社徵求下列各地經售處：

香港 貴陽 昆明
重慶 成都 迪化

貧窮問題與社會進步

邵燕平

——我們需要兼籌並顧

貧窮問題在今天是一個極端嚴重的社會現象，就橫的說，它差不多波及全世。僅蘇聯一國得以倖免；就縱的說，從農業階段的聖斯文化（St. Culture）時期以至工業文化階段，問題的嚴重性，愈演愈烈，當前各個社會普遍的騷擾不安及未來的種種危機，貧窮問題實要負大部的責任。

貧窮問題和一般所謂的貧窮，並不相同，貧窮起於生產不足，而貧窮問題則導源於分配之不均。雖然若干社會由於技術落後，人口衆多，可耕地面積有限等原因，致其貧窮程度相當嚴重，但這種貧窮僅屬於生產不足需求，問題本身，不過影響一般的生活程度做同樣之低下，不會造成社會貧富的差異。反之，貧窮問題實言之也就是貧富懸殊的狀態，在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社會中，宿命的存在着，一般的生產程度貧窮與否，與它並無若何基本上的關係，但生產數量則與之適成正比例發展，即產量愈多，貧窮問題亦必愈益加甚。所以貧窮問題是社會經濟制度下的產物，也是人類悲劇的導源者。

在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社會中，由於利息，利潤，工資，地租等因素，形成貧富之間的一大距離。照吳景超先生說，如美國，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最富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其收入的總預算等於全國人民收入的百分之三七，最窮的三分之一的家庭，其收入的總額只等於全國人民收入的百分之十。財富分配不均的情形，可見一斑。在英國，一位統

計學者根據一九一〇年的資料；說百分之的人拿了百分之三〇的全國收入，百分之五點五的人拿了全國收入的百分之四四；從另一端看去，百分之九的人只分到全國收入百分之七〇。百分之九四點五的人只分到全國收入百分之五六，同樣是個懸殊的比率。法國如何雖沒有詳細統計資料可引，但據十二月十八日大公報所載美國紐約時報記者麥放密克的報導：「在鬧轉場面的後面，存着另一團巴黎，那一邊的住屋是暗無燈光的，店舖的櫺窗是黑暗的，辦公室的燈光極其微弱，房間裏沒有生火，致使人們不得不在室內穿起大衣來抵擋冷氣。在店裏女店員們咬乾燥的麵包當午餐，菜市場上充滿着主婦們怨聲。」可見法國的貧窮問題，當不在英美之下。

中國的貧窮問題，較諸他國，有過之，無不及，經濟的因素之外，另加以種種政治的作爲，致使大多數人財富，都集中到豪門官僚的官囊中去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正是個適切的寫照，儘管說，貧者無立錫之地，與「小貧」但大貧與小貧之間財富分配的不均，卻不容否認是個貧富懸殊的現象，是個嚴重的貧窮問題！

抑有進者，中國的貧窮問題，就其本質說，尤甚於英美等國。在外邦，由於社會昇降之正常合理化，其社會移動，尚多多少少緩和了這種剝削，因爲他們的社會階梯（Social Ladder）與社會篩箕（Social Sieve）均能發揮作用，故屈居於社會金字塔（Social Pyramid）下層的優秀分子，還可藉社

會階梯選擇到社會上層，而濫享於社會金字塔上層的恩祿份子，則可藉社會篩箕淘汰到社會底層；中國社會沒有這種流動，既得利益階級用政治力量盤據要津，把持地盤，尸位素餐，壟斷實路，於是裙帶，血緣，朋黨等關係，註定了不同的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雖然這社會階層是不合理的，但它却牢不可破；由這牢不可破的不合理的社會階層，進而有一種極端發展的貧富懸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世代相承，貧者永世不得翻身，中國社會雖非完全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制度，但這裏的貧窮問題比較純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嚴重！

英美等國對於貧窮問題一方面是從所得稅與遺產稅下手，變大富爲小富；另一方面是用種種社會立法，社會保險，如工資律及社會福利事業等提高貧者的收入，減輕貧者的支出；這是從貧富兩方面雙管齊下，用以縮短貧富距離的辦法，這辦法的優點在於相當溫和，缺點在於第一，對既得利益者仍有若干不必要的保護；第二，未能做到富人人格完全平等的理想，各項措施，似乎只是慈善事業，利用人們的虛榮心理，使富者拔其一毛救濟貧者，貧富懸殊現象固可由此稍減輕，仔細研究却殊覺其不夠澈底。縮短貧富距離的工作在中國，不能單憑這種消極的補救辦法，我們必須治標根本同時着手，在消弭貧富距離的同時，根絕貧窮問題的產生。美國庫萊教授（Prof. C. H. Cooley）以爲一個最理想的人類社會的結構，便是其自由秩序學說（The Theory of free order），此學說的內容是：

「每個人在出生以後，即對於人類具有某一種方式的服役，從一種明智的教育與實驗制度中，他發現了這個方式是什麼，並且即被訓練去加入這種方式，在完成這種工作時，他對於社會的服役與他自己愉快兩者都達到了最大可能的程度。就階級的存在來說，這只是從合作上來促進效率的團體，則階層的差異必是不可避免的，而各階級的股份子完全是從他們的天性適合的程度上來決定的。」庫氏所謂「天性適合的程度」顯然是指一個人的才能與興趣二者而言，要之，人類社會既成爲一有文化有組織的團體，則事實上如庫氏所指出的階層差異，必定

不可避免，因此我們並不希望階層差異之表面的取消以泯除貧富懸殊現象。解決貧窮問題，最公正而合理的辦法，我們以爲是一是原始的平等，一是社會昇降 (Change of Status) 的秩序化，因爲我們不能爲了虛求貧窮問題的一時的表面解決，阻遏社會的正常進步，正如我們不能坐視貧窮問題的蔓延，驅使社會危機，製造動搖社會根本的反淘汰險象，同樣的重要！

原始的平等，旨在求每一個人格與才能獲得相等的尊重，而有原始的均等的機會，保障其發展；社會昇降的秩序化，旨在使每一個才能與其所在環

境或地位隨時調整，俾免其不相稱。爲了達到前項目的，我們要求教育民主第一義的實現，即人人教育機會的均等，就業機會的均等；爲了達到後項目的，我們必須使社會流動合理化，社會的兩大機器——「社會階梯」與「社會漏卮」澈底確實發揮其功能，如此，再參考各國各種措施的先例，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妥善的方策，要知道貧窮問題的解決固然刻不容緩，但若因此影響了社會進步，顧此失彼，是仍爲智者所不取的。

通 訊

最近香港的政治動態 (香港通信)

由於長江以北戰局的急轉直下，中共在軍事上獲得勝利以來，香港的空氣是格外「興奮」和「緊張」了。

香港，本爲反政府各黨派人士的聚集地，兩個月來前來聚集的人，愈來愈多，所謂「興奮」是指他們的興奮，所謂「緊張」是指他們開會談話緊張。居留香港的中國商人和英國人，比較是不很關心中國將要改換朝代這回事。

在香港，民主黨，民主黨派活動的中堅力量，現以李濟領導的革命委員會爲主體，特別是民盟中堅沈鈞儒率百約北上以後，香港一切活動，都是以李濟爲主體。現在香港的民主黨派共有十個單位，任何宣言的發佈，均以革命委員會爲衝鋒，民主同盟之說，除軍則爲民黨(革新派)，即汪世誠盧廣華等領導的一派。有時，李濟也用個人名義，在中文報紙發表時局談話，大約是代表十個民主黨派發言，其他小黨派是比較少發言的。

中共在香港的人員不多，除軍隊退報和華商報和某些事業機構有中共人員負責外，他們是很少露面而活動，上海南京前在趕集或同盟民主黨派投洽要務的，更直接滲透的中共的人事關係內。因此上海南京各地前住的一「代表」，「專使」，其活動範圍，都經好奔投李濟環道方面。李氏住在高山上每天前往「晉謁」，「拜訪」，「陳述」，「聯絡」的人，不知有多少，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因此，李濟環在香港，變成了頂紅的人。李氏特人接物態度落落大方，無論各色名模的人前往談話，他一概接見，儘管說話不多，他總不會使人失望而去的。因而，前往香港趕集的人，都說李氏是一尊好菩薩。自然，這尊菩薩的香火，在兩個月以來是頂旺盛的了。

南京政府內的要人代表，在香港活動的好幾位，大凡中央社否認過的新聞，都是可靠的新聞。說要在香港，李濟環很接近，南京去的代表，也有投奔李濟環裏去。因爲誰是革命委員會會員之一，所以也未便公開發表談話，作任何的主張，而實際上他在香港并不寂寞。有人說，龍雲對西南很有興趣，這是一種誇大的說法，他的着眼點恐仍在雲南省，是比較切合事實些。不久前，南京又來了許世英(曾任振濟委員會委員長)，據說許氏同民間民主黨派也有接觸，甚至有人懷疑他是政學系而來的。事情一點也不錯，政學系在香港是有相當地位的，並且他們願意在下相當的政治資本，以作後後的打算。在香港民主黨派的眼裏，政學系人物大多是要被清算的，所以不重視該系的任何活動。

南京的CC派在香港毫無公開活動，大概香港港伏的特務活動，是他們主持的。上海到香港活動的份子，以文化界爲最多，開會談話大多出場，紛紛發表對新政權的意見，除此以外，文化人是缺少有組織上的活動。文化人點數在香港，的確增加了香港的熱鬧。文匯報集中的左翼文化人最多，不過該報主持人徐鐵城氣派萬丈，比中共還左傾，許多人感好敬而避之。但文匯報在香港的銷路是第一，連三雲生主持的大公報，不相稱(沈端先)主持的華商報，似乎都趕不上它。該報發表的軍事政治消息最驚人，偏偏它預報什麼人被俘，什麼地方得手。而不久後的事實竟實現，所以它的誇大佔了便宜。

由於國內軍事形勢的南移，中共召開的「新政治」在哈爾濱石莊莊兩地籌備的積極，香港民主黨派領袖也紛紛離港北上。華委會領袖李濟環離港了，隨行有施復高等。有人說王雲生先去了，有人說未去。期下香港準備前往東北轉往石家莊的民主黨派人士，尙有多人未成行，預料北平易手後，香港的重心可能移往北平去。所以現在的香港已經漸漸不成爲時局的中心了。

儘管香港的重心在北移，而京滬前往香港或我關係的人仍不絕於途，由之足見「香港感」對於國內人士的影響和在心理上發生的作用。(元月八日齊自九龍)

(本社記者) 王 沐

南京·在焦灼的邊緣上

東方籬

從精夫人的攔阻歸國看來，即使胡適再遠渡重洋，美援也是個難產或既產的嬰兒。

霍夫曼走、胡適之來

在重溫着馬爾在哈佛大學對中國的評語：「吾人之政策，係對付肌體貧弱困苦混亂，而非對付任何國家主義，其宗旨應為世界正當經濟的復興……」的信念而享的美經合總署署長霍夫曼，曾與總統在來京的當日暢談美援的問題，自然中國也將這希望熱誠的交付了來海調查美援運用情況的霍夫曼，可是霍夫曼曾因隱匿的隱情無任何改變，經合署當照目前範圍，仍繼續其工作。

霍夫曼僅僅地留下了這點點的話，而匆匆的走了，這位主持美援的唯一大帥，竟這麼淡淡地無一些表示的來去匆匆，便是只在語言上已經表現得微小而無力，那我們還等待到何年才是美援的駕臨日子呢？

相反地，不先不後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南下共赴國難的胡適博士來了。這是兩大派道員赴平熱請的結果，無疑地，此案激發了方炸火的嚴重和政府的焦灼。

胡適入京是大事件，有的新聞界說胡先生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巨擘，對共黨的毒藥，現代文明所受的威脅，均有深切的警覺。所以胡先生的來京更成爲保衛國家領土主權與人民生命財產自由而奮鬥的指標！但是忘記了這個指標却是臨陣率先出走的明哲保身之士。

胡適隨行的心境也是悽涼的，公子思杜堅不隨行，梅貽琦也是在無可奈何中繼南下的，怎怪他不在南京校慶慶祝會上三觀惡浪呢？

這位「臨陣逃兵」(胡自謙語)能以安居在金陵城中，也是解釋了一連串政府在軍政上的焦灼。(寄于南京)

爲了應對這種非常的情勢，首都的公教人員都獲得了二個月借支的疏散費，其在二十日又依據着政院的通告，每個人更增加了壹千元的補助金。看樣子有家眷在南京的公務員，恐怕會過着歷年不多的日子吧？

這就是疏散工作的另一個段落。

其他中小學校已在月初便提前停止了寒假，各機關的重要文件也在包裝，可能還是出外搭客包箱裏，行運木箱也跟着問世，從徐州戰到蚌宿戰，打運木箱的忙忙焦焦，趕着三搶一逃走事安的表情，那是一貫的系統。

想盼八公山草木皆兵的歷史上奇蹟

的厚實，但却忘了晉謝安那種在後方的鎮定精神了，那些歷史上六朝豪門，也許還沒意會到逃的妙處，所以一直到前幾天的勝利消息傳到耳際，謝安還安定的在和客人弈棋，同時更自諷着：「沒甚麼，孩子們打了一個勝仗吧！」

今日的南京，只想前朝的奇蹟，而忘記了配合一個大亂劇。

孫開運運 美援接棧

孫哲生先生被提名爲行政院第二屆的行政院長，迅速的便爲立法院所同意，那是十一月廿六日的大事件。

孫哲生在政壇飄逸進退難之秋，受命組閣一馬當先，雖又料及竟以辯論醫院的正常理由，一直將在滬漢中看守監獄兩個禮拜，這時日怡和與蘇美看內閣成了正比，中外人士咸望孫君的戰時內閣，竟也和前總統上的戰局相抗衡着懸着，新聞上幾乎將產婦人科的名詞都搬出來形容孫閣，最初是胎動，其後的催生，盼待着臨盆，

三搶天的疏散列車開駛了！

首都開始疏散了，從這裏就看出政治上的潮候了。

進水前線軍隊還在對峙着，這陣以三集對集爲首彭乾元長江兩岸，虎踞龍蟠，以山帶水的中國首都南京，應當徐州戰事方展的時候，物歸在戰線不安既不安穩的境況中。大人物們先洗不住氣，在請報，擊鼓之恆哀裏，便一直的搶車、搶船、搶飛機的忙着疏散自己和眷屬。

於是人傑地靈的城鎮，錢花得很快，那種紛亂和惶恐，真夠得上驚天地泣鬼神！當時曾有人寫這個政府既散着，當年孫聖孫策父子，結集兵兵不過才二百之數，爲攔擊黃巾建立運石頂城，圍了吳朝三世的基業，而今呢？未開槍火未響，竟會使着車站碼頭在敵城的流風接慘景像之中呢？尤其是穿着軍服洋裝的連官顯貴，搶得凶險得逞，表現着失敗主義的恐慌心理，可謂淋漓盡至，這也就是說「三五個人可以創造一件大事，千百萬人也可以毀壞了一件大事吧！」

總統手批：「絕不通都，絕不裁員，公務員統數家數，政府則應協助。」於是在月之十號，第一次疏散列車從首都開出去了，這是從私的出走轉而爲公的出走，看來，政府真的散萬一的準備了。

每天開往上海和杭州的公教眷屬疏散列車，是安都特別指定一〇一、一七二、五五三次的列車，爲了優待預價是一律按照十五次六日調整運費的三等車計算，每次車規定運送一千二百人，每天共運送三千六百名公教眷屬，運工作，預定三十天完成。從十二月十日，到壹月拾號南京城便足可減少了拾貳萬人。

歲暮急景 (江南通訊)

本社記者 小石

江南的佃農們漠不關心的渡過了開曆新年，面對着即將到來的農曆年頭，左右盤算，打草主意，竭其所有，應其所念，捉襟見肘，那副窘相，若非深入農村，與他親朋朝夕共處的人，斷難加以想象，而能洞悉其隱痛，筆者就其間目睹所及，披寫「歲暮急景」數稿，代表貧苦無告的農民大眾向輿論界伸訴，盼能促使有關當局注意，並獲得同情者有力的聲援。

△斗米斤鵝

歲時暮矣，這幾天是「武裝下鄉催糧」加緊的時候。地主們結不出賦糧，將尚未還租的佃戶名字，開了出來，「課令之石鵝」去坐牢追討，實在帶不出「油」來的話，像誘禁似的一串串帶進城去拘押。官府對於延宕願受拘押的佃農們也感到頭痛，除了訓斥一頓限期追繳以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可以應付。佃農們快到限期已滿，要是仍沒有力量繳租，也只有再運城去「聽差官司。」

這是說，佃農們對官府有「硬板」的一法，但最吃不消的，是武裝石鵝更光顧一次的「出差費」。規定斗米却是一個兒子也少不得；斗米斤鵝有的是古老相傳的換算率，拿不出米，鄉農人家裏有鴨鴨窩窩，拖了一隻就賭，誰和你當裏一秤斤論兩的，所以往往往兩三斤重的一個鵝，也只有算作斗米付了出差費啦！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出差」，却比官府拘押還怕，可憐的佃農們為了懼怕石鵝更的需求無窮，情願與賣光的凍付糧欠，免得再受此輩的嘲罵不清了。

△喚盡「種穀」

「這租不索糧，硬然不吃種糧！依照我們的觀念，種穀是佃農們的「命根」，地主們的糧倉如何兇兇，這租總得

顧到佃農們來年的飯食，所以不索「種穀」！佃戶們儘管如何貧困，「殺穀取卵」的事決不肯做，饑煞也不敢取盡來年的「種穀」！

可是現在，據說是時代變了，佃農們「遠親」得恨，不再為渺茫的來年春耕着忙，他們只求渡過目前，有「穀」且與，管它做什麼「種」？於是，家家戶戶的「種穀」都喚盡了，筆者很望着來年的春耕，看他們拿什麼去下種？

△出賣「永租權」

比較「喚盡種穀」更其隱伏着危機的事，莫過於佃農們的爭相「出賣永租權」。什麼是「永租權」呢，這兒需要有一番交代，原來，江南的田地，佃戶是採取「世襲制」，地主們所控制的是「田面」，買賣授受均不過屬於田面所有權的轉移，而新業主是無法收買佃戶們的「耕種權」的，因此，佃戶所控制的是「田底」，它的所有權是不隨田面轉移的。假設說：現在江南的田價每畝是米三石的，這是指的「田面」價值，而「田底」的價值，至少也要在米三石左右。佃戶們既保留一份「永租權」，即使是地主主要收回田底，也得付付「田底」的價格，作為貼補佃戶的損失。

唯其如此，佃戶們在窮困到無所有的今日，他們為了要應付歲暮年終的急需，不得不忍痛「出賣永租權」了。在江南農村中所流行的「拆田買賣」，就是指的這回事。

尤其是今年，從丁徵糧太急，佃農們為了維持「租欠糧和「壯丁米」，很多在「永租權」賣去。這種「應急」的款

項「早已化用殆盡，而來年的春耕已變了無田可種，這情況多麼嚴重？如果這一批「失耕」的人沒有機會好好「轉業」，後患不堪設想的。

△網船要偷鵝

年青的網船要乘人不備的時候，迅速地偷了三少爺家的一頭肥鵝，擲在船艙裏，飛快地回家歡歌如溜走，却被長工阿林一捉歸捉廠」的關住了。

△三少爺教育

在冬陽普照的一個廣大的驛場上，圍集了一大羣看熱鬧的行人，男女老幼都有，其中更有不少富有能力的村長。長工阿林接受了三少爺的命令，把年青的網船高高吊起在場中，有人在竊竊私語；不可憐的，這是沈家得王老頭的小媳婦，才只有十九歲年紀輕輕的，偷鵝！」

△三少爺教育

「我們村上跌少鴨鵝已不是一次了，今天決不可隨便放馬過去，要算算總帳，快替我重吊打！」長工阿林的竹枝端在破棉絮的襖褲上，網船婆毫無表情的忍受挨打。

△三少爺教育

這可憐了曾受「教育」的三少爺，他認為這樣的「懲罰」不夠徹底。繼續命令着：「替我割下雞子，再打！」長工阿林呆住了，全場的觀眾呆住了。三少爺却命令出如箭一決不收回，氣虎虎的催促：「快割，割好，替我痛快地抽打！」

△三少爺教育

年青的網船婆光着屁股在寒空裏抖頭。長工阿林的竹枝擡起在高空，再也忍不住下來了，村人們一陣嘩笑，網船婆羞羞地丟臉。

「三少爺，交給我，讓我禁閉他半天，放了總算啦！」又回頭對長工阿林說：「放她下來，讓她穿好褲子跟我走」現在吊打是野蠻了，禁閉最文明！」

△三少爺教育

網船婆含淚跪下向保長求饒，結果阿根救走了帶地走了。

△三少爺教育

「天高皇帝遠」，喘息在沒有「人權保障」的「黑暗天地」裏的「弱者」喘！

△三少爺教育

冬防期間，加強護路。按照保甲戶口，村民輪流守夜看護鐵路，平均每十戶輪到一次。如果要找人替代的話，代價是斗米一石。

△三少爺教育

貧賤價賤的貧農周龍生病了，腸胃又輪值守夜護路，既沒有「告病假」的前例，又無力以斗米去找替代者，十八歲的女兒「自宮幣勇」，代父「應徵」；於是護路隊中平添春色，五個村漢押着一個付姑，凍瘡在一個年朝裏。他們挨着開天，不覺長夜已深，更不防查路警已經到來。轉身奔逃心才往外，又各罰糧五十斤。村姑攔阻守護工作，帶隊從嚴究問，念其代父應徵，從寬發落，禁閉至天明釋放。

△三少爺教育

這以後，周龍生的女兒代代付姑地說：「護路怕什麼？誰給我斗米代價，我就代他去守夜一宵！」於是，周龍生的女兒周龍生在的守夜了，查路警的名字也常常熟悉地響在她的耳邊了，斗米一宵的代價使周龍生的手頭也漸見寬裕啦！

△三少爺教育

但是，終於被人發覺周龍生的女兒的肚子起了變化，未出嫁的村姑有了身孕是誰生的呢？周龍生是個愛面子的窮漢，讓給女兒一個虛名，要她自己識相。女兒偏不識相，出了後門，索性拖下跪忠厚的父親，跑了。

次日早晨，小鎮茶肆中，大家七嘴八
口地傳說新聞，傳說鐵路上下了一個路警
周麗生丟了個大肚子的女兒。

從上海到台灣 (台北通訊)

一、軍人，國家，和「想一想」。

十五日早晨，我奔向多亞路外租，
預備將校車上江蘇師友成師行，踏上遠走
遠攜着衣服袋裏的槍，和昨天兌出的兩
萬元台幣，它們是多麼難得啊，因此我惟
恐失之，車子正停在那裏旁邊擁擠着許多
人，中間的幾個「庚皮人士」凶斜斜的向
車中叫罵：「膽不起軍人，就是對不起國
家！」「鬼票幫，為難事打不共黨產黨」
是一個個黑軍軍棍的小夥子的回答……
這不比一般的車子，載住就上去；這軍
軍人也要檢閱！是另一個青年人的回答
，軍人的直率性格似乎不過那「黨家伙
的冷嘲熱諷，其中兩個好像已經氣得發
呆了，另一還在叫罵：「老子為你拚過
性命，連軍票都不讓捨！」

一顆電氣，我跑進教授住宅區，門口
上遇到一個F，二師正下課回來，我問先
生是否已買到槍票，F師的計算如何，因
為匆忙，也為了他兩願意保守其秘密，才
走進先生的房間裏，我知道他們都是親政
府的，是以也不願再多問下去，反正事急
了他們會過去的。然後我又轉向另一住宅
區，T師把一份票給我之後，似乎很傷
感「年紀輕的時候多跑跑也好，祇當是一
道旅行了，不過，知識份子的優越地位似乎
已經來日了，一切都得從頭做起……」隔
壁的鋼琴聲，引導我走出房門，轉手間，
他就回去了，當我稍把腳步停住時，在靜
靜的音樂中間聽到了一聲沉重的低歌：「
你們都還關係，另一方面也真該在一個新
的社會制度裏重新學習，」他又反問我「今
天的社會經濟制度還不該更換嗎？」因為

△整個江南農村的縮影
萬草參長，雖不過一鍋牛爪的板拾數
畝，從遠處可以窺見的，是整個江南農村

他是我的主任，又是在政治上打過滾的人
，使我很奇，無從答起。最後他鼓勵我要
走就趕快，反正這是一個假問題，先到
一個自由的天地裏去想一想也好。

二、船上兩日

中國社會裏老規矩規矩的人吃虧。當
我匆忙的催我趕到提籃橋一號碼頭時，
我竟相信了這個看法。明明白白的公佈說
：「策軍行李搬運至交通銀行倉庫」，可
是那天的木箱、紙箱、綢緞、輪布
仍是小山似的一堆，一輛座的堆積在輪船
的入口處，有的甚至把兩隻大鉄床合攏成一
個長方體，裏面用棉被遮起，中間塞滿了
東西，「三十公斤或十二立方尺」的限制
超過了不知幾倍，但除了免受倉庫裏的「
敲竹槓」之外，又得到了自己照看的方便

勝三等票的共住兩個大通艙，三層吊
舖，一排一排的，中間的行人道不過一尺
寬，從底層到上層也不過四尺高，就在這
狹窄的生活空間裏，男的、女的、老的
、幼的、操雜在一起，笑聲、哭聲、罵聲
、喘息聲，嘩嘩聲弄得人頭暈腦脹，朝上
看是煙氣水氣籠罩的灰屋頂，往下看則
是泥濘滑的木板地，因此把許許多多的人
，逼上了甲板、藍風，落雨沒有把他們
和他們逼回來。有人說不如隨便找個
地方到人家裏去擠擠（三等船），反正睡
也睡不好，但也有人自欺自欺，既非軍人
，又非有大威勢者，找不到頭等的地位。
我常常不惜花出若干錢「對不起」跑
到甲板上漸漸涼爽，有時連跑上船的最上

的貧窮，和控制江南農村的黑暗勢力，觀
此縮影，也足以想見江南的全貌了！
(一月七日寄於江南)

紹玄

層層懸眺望，在離開上海不久的時候還
看到房屋、山、如燈塔以後僅在天和水的
交影影影這這的看見一條高低不平深灰白
的東西，再以後則祇有藍色和淡白和白色
的海鷗是我們的旅伴了。第一天的行程中
，總是在陽光下前進，船頭好像攪入金
河，而船尾的尾輪拖着一條白白的毛巾
一哩哩，車輪的響個不停，自自然界的毛
大，映出個人的渺小，月亮上來，在深黑
的快走跑得快，停了，她也像歇歇的筆，在
這個美景下，又顯出文人多麼靈巧的筆也
脫不出拙笨來，也就在這樣的境界裏，我
聽到三五成羣的「雅民」談論政局「看到
雙雙對對的受件在擲手機噐」

三、「蒼天，蒼天，百姓可憐」
也不曉得那一股勁兒，忽然想起郭四
的一首民謠來，其中的結論就是「蒼天，
蒼天，百姓可憐」，飄泊在海上的我，為
甚會想起這一句歌謠來，我不知道。也
許是回答我們為甚要逃，是要幫助政
「叛亂」嗎？不，對內我們是不主張用戰
爭解決一切的；我們是怕共產黨來清算嗎
？不，在極爭豪華的社會裏一向是主
張清算的，那麼究竟為甚要逃呢？除了
我們之外，為甚要許許多多的老百姓都想
逃過這天大的牢籠呢？歷史或者是遺憾
的：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壓迫傳統下，
幾千年來中國的老百姓除了人工服役，耕
地換錢之外，都還沒受到統治者甚麼恩惠，
改朝換代之不過是此盜去彼盜來，行則為盜
，轉轉時代的百姓們，住則為城，而則為監
，衣不蔽體，食則不飽，失所流離還算是

好的結果，又有多少活生生的性命在炮火
下葬送，做了野心家爭鬥的犧牲品！這個
數目太大了，受着傳統壓力的百姓們，正
扭扭着「歷史的翻版」，是以，美國、香
港、台灣、暹羅、或大城市都成了逃庇的
場所，百姓們寧受此荼毒？在離家出走的
當兒，內心裏又那一個不是沈淪而哀傷
的？在這老百姓不能做主的中國，也只有
蒼天是這些可憐蟲——託運者了。船上，
除了些單單的，想多撈幾文配財和有限
的幾個知名的大「大人物」之外，看那些
公務人員的眷屬，青年學生和調職的士兵
們，那一個臉上的笑容不是勉強着做出來
的甚至當小孩子們嬉笑時，他們還厚黑着
說：「那裏來的高興勁兒」，他們帶着留連
的口吻談論着人情和物價，含着驚奇の意味打聽
着台灣風土人情和物價，「苦日子在後
頭」的擔憂，正如海濱似打到每個人的
心頭，天哪，這樣的老百姓還算是少數的
幸運者哩！

四、Letchowan

因為是剛到，做沒有機會和時間，去
流覽全島的名勝，所見到的不過是由基隆
到台北這一線上的表面風景，可是這，已
經使他想起一個名字，對本身是還很恰當
了。遠在隋朝的大業年間曾有羽林軍來
率兵到過這個島上，後來又有虜兵將軍
陸運兵到過澎湖，這是最早的交通記錄，
那時稱他為琉球，或「波拔」，唐稱為流
鬼或「澎湖」元又稱為波羅國，直至明朝
時年間間斷來了，起個名字叫佛美然（
Ferdinand）意即美羅島之謂，清朝稱為台
灣，日本人佔領後仍沿用舊名，但另起個
稱號叫寶島，無疑的是稱頌他物產豐饒的
，的確，島上的物產很豐富，想日本五十
十年的苦心經營，工業生產已達到飽和的
程度，拿不地地，但如若的工業開發，都
是遠遠不到他，但是若以名符其實來講，
我仍願稱他為美羅島而不稱寶島。
隨著連洋汽笛的鳴聲，船，慢慢的在

